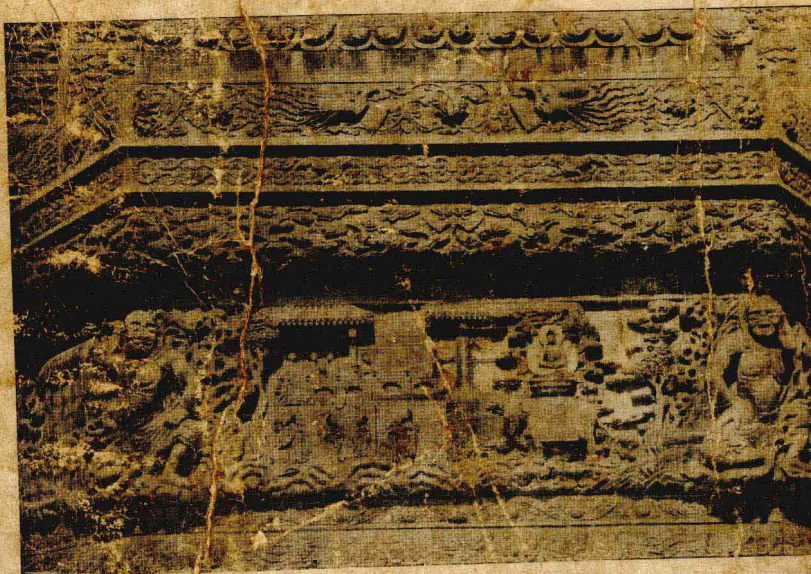


書 叢 界 世

中國美術

冊 上

著 爾 西 波
譯 嶽 戴
校 培 元 蔡

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書 叢 界 世

術 美 國 中

上 卷

著 爾 西 波
譯 嶽 元 戴
校 培 蔡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中國美術初版序言

余承教育部命，著述是書。當其初，恐不能有成也，兢兢焉不敢以告人。有問者，則應之曰：「吾姑研究斯術耳。」及出使中國，居北京者三十餘年，余乃幸得搜羅中國之美術品，及關於美術品之書籍。涉獵泛覽，見聞日廣，乃歎中國美術藝文之富；其難者，則在人之慎取而已。

今爲讀此書者便於參考，標本起見，所舉之例，皆中國物之現存吾英博物院中者。每篇之首，略述其源流變遷，及其物之製作人物及地點；然後相篇幅之長短，擇數種優善標本，而圖解釋明之。

書中所述各項美術，如瓷器等篇，多爲英人前所未聞者。其在歐洲大陸，則有怕連老 (M. Paléologue) 者，法國公使館中之祕書也，駐節北京。一八八七年，曾刊行其所著之中國美術 (L'art Chinois) 其內容與拙著頗有出入；在巴黎美術圖書館中，稱爲美術工藝書中之最善本云。

中國美術再版序言

此書出版以來，銷行之速，爲始料所不及。今初版所印者，已次第售盡。世人又紛紛然以再版相勸告矣。余乃得乘此機會，校訂全書，并得親攷當時名人閱此書時所加之評論；幸何如也。

評論之最有益於吾者，千九百零五年沙凡尼 (E. Chavannes) 登於東報 (Young Pao) 之文，見其第二期第六卷之評著中。原注自一百二十八頁至一百三十二頁其次爲千九百零五年貝里和

(P. Pelliot) 載於遠東法文教育報告 (Bulletin de L'Ecole Française de L'Extrême-Orient) 之文。見其第五卷之二百一十一頁至二百十七頁。又次爲千九百零六年計耳斯 (L. Giles) 所作之大英博物院中之中國物品錄 (Adversaria Sinica) 見第二號中之百三十九頁至百四十四頁。此外尙有多種。因限於篇幅，不及備載。尙祈論者，見恕爲幸。

往年沙凡尼在法國學院講演斯書，論察入微，備知作者甘苦，尤爲余所當深致謝忱者也。惟褒獎過當，非所克當。其演講辭，見雕刻文學院 (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-lettres) 之年會報告中。

法國塞耳尼支博物院 (Musée Cernuschi) 之院長阿得奈 (M. H. d'Ardenne de Tizac)

近得教育部之許可；譯此書爲法文。以阿氏譯才之敏捷，而又濟以政府之贊助，則其出版於巴黎也，當在指日間耳。

中國美術目次

卷上

第一篇	石刻	一
第二篇	建築	三二
第三篇	雕金	六五
第四篇	木刻	一六
第五篇	雕漆	一三三
第六篇	琢玉	一四九
	象牙刻	
	犀角刻	

卷下

第七篇	陶器與瓷器	附欸識	一
第八篇	玻璃		一一五
第九篇	琺瑯質	外鑲琺瑯	一三二
		內填琺瑯	
		筆繪琺瑯	
第十篇	首飾		一六三
第十一篇	織物	絹帛	一七二
		刺繡	
		氈	
第十二篇	畫		一九四

中國美術卷上

第一篇 石刻

中國古代遺傳之石刻。其年代之久遠，事物之重大，無有能與埃及加勒底及蘇撒（Susa）案蘇撒爲波斯舊都相比者。蓋其建築材料，古時多以木與磚爲之。至於石，僅爲建築之附屬物，及內部之裝飾品而已。若欲推究石刻術之起原，則中外談斯藝者雖衆，然一言及此，即無從稽考。石刻然，即他種技術，亦莫不然也。中國人則自謂其術之發明創作，由於本國古人。今於他說未能證明之先，姑從斯說，亦其宜也。

謂中國石刻之術，得自外人者，蓋本於中國民種發源之說。中國民種之由來，其說不一。大概皆各本其理想，從事推測。里熱（Lehot）及天主教徒等，本創世紀之說；謂挪亞之後裔，初居黑海裏海之間，建築高塔以備洪水之患。後因語言混亂，散之四方。其東徙者至黃河沿岸，與先遷居其地之野人相遇，因征服之而有其地。拉克伯里（M. Terrien de Lacouperie）則謂裏海南岸有巴克民族者，其酋長奈亨臺（Nakhunte）攜亞開（Akkadian）之楔形文字，及西方古代人民之各種學術，率部衆以東遷中國。是

即中國古史中所言之黃帝也。其說詳見一八九四年拉克伯里出版之「中國古代

文化導源西

方」(Western

Origin of the

Early Chinese

Civilisation)

一書。

排饒 (Per-

rot)及屑鼻司

(Chipiez)又反

對斯說。其所

著之埃及加

勒底及亞敍

利亞之古代



第一圖 漢石刻

美術史中有曰：

吾等今所敘述者，皆此諸國之上古史。當斯時也，中國與此古世界之關係，實不啻如土星之與地球。故吾等除時或於注釋中提及中國外，正文中無庸述之可也。

此二說雖互爲極端之反對，然其中必有一是一非者。但非本論問題，故無暇詳加討論，而折衷其是非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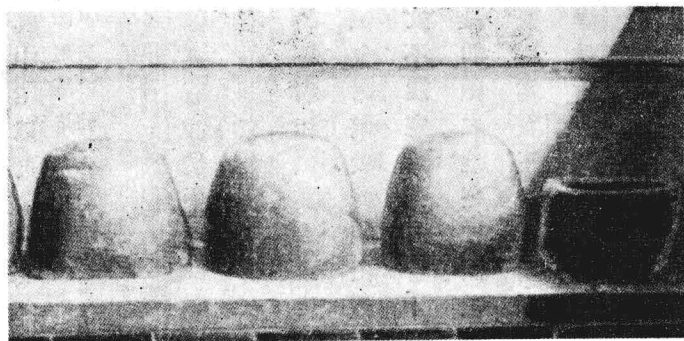
惟就中國學者所推考，則中國文字之起原，似純由本國人發明。博雅之士，嘗細求其創作發展之迹，謂上古止有指事象形之文；後病其不敷用也，乃取與言語同音不同字之文借用之。久而懼其意義之淆亂也，乃附以偏旁確定其意義之屬於某區域之中。自此法興，而後中國人所謂文與文相生而成之字，乃日以孳多。此等字皆由二部組合而成；一爲意標，所以限定其意義也；二爲音符，所以表明其音讀也。凡新造之字，皆循是法。

中國人尊視字紙，常雇人收拾無用之斷文碎字，焚而藏諸潔清之地，禮敬甚備。而書法一端，尤甚注意，幾可視爲中國美術之一部。其書法之秀雅高古者，極受國人敬視；身分之高，迥出他種美術家之上。至於古代金石之文，則尤視爲至寶。千餘年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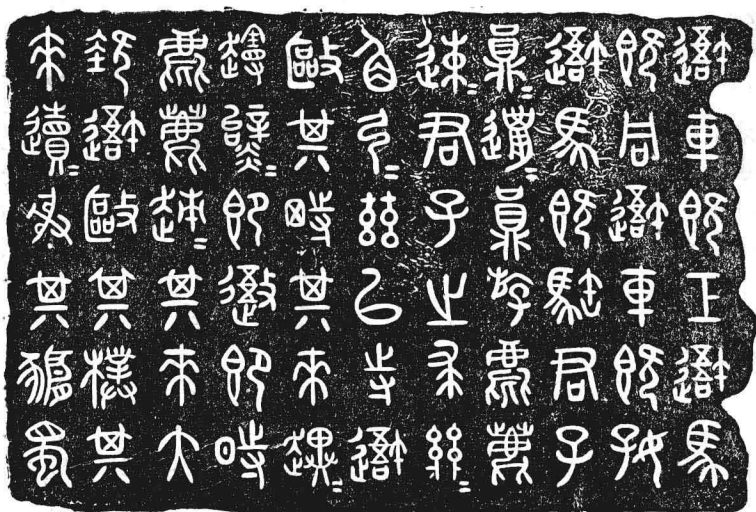
金石家之著述，汗牛充棟。其解釋石刻上籀篆文字最善之書約有二，一說文，紀元後百年間許慎所作，乃供解釋秦火後發現之古篆竹簡用者；二說文古籀補，乃近人吳大澂所作。大澂仕於清，官至顯要，以學名於世。其書以一八八四年出版，卷首有刑部尚書潘祖蔭之序文。祖蔭亦好古家也。書中收羅之古字，有三千五百之多，皆拓自周時之金石陶甃上。搨印工緻，鑒識精確，乃最有價值之字書也。

周代石刻之傳於今者，以石鼓爲最可貴。其數十，現置北京孔廟大成門左右之兩廡下。一三零七年時，元太史郭守敬移置於此。其狀示於第二圖，高約三尺，大腹若鼓，乃就山中生成之大圓石，略加鑿鑿而成者。第二圖之右，一鼓上缺而中空，乃鄉人鑿以爲臼者。故刻文亦半缺。八百十七年時，韓愈曾有文述其事。清乾隆帝亦賦詩頌之；且命皆刻於大理石柱，立孔廟中石鼓旁。

石鼓文之跡，第七世紀初始有人見之，湮沒於陝西鳳翔府附近之荒野中。其地在岐山之南，岐山縣卽由此而得名也。周之始祖太王，於紀元前一三二五年遷國於斯。子孫相繼，至於文王，國勢益隆，乃於岐山之陽，築圍牆七十餘里，以爲苑囿。故論者謂三圖石鼓文中所言之大塋，卽指是牆云。至紀元後八百二十年，鄭餘慶置石鼓於



（廟孔京北在）鼓石周圖二第



文鼓石圖三第

鳳翔府之孔廟中。及北宋建都河南，乃特爲之建屋於汴京。千一百十九年屋成，移石鼓陳其中，詔以黃金實其刻痕。所以表示珍貴，且防人之搗印而致剝削也。原注。中國人摹印之拓本，係用易粘而有韌力之薄紙，潤以濕氣，平帖於金石上。以槌槌之。槌時，用厚氈襯其下。所以防碑帖之損傷也。再用長毛刷拂之，逼其紙使入刻痕中。如紙有破損者，則隨時用碎紙補之。完好如初。乾後，用絲棉之撲，濡墨汁裹其上。故揭下後，其後金人北來，汴京淪陷，因遷石鼓於中都。即今之北京。掘其金。

石鼓刻文共詩十首。每鼓各載其一。雖句之長短不一，而皆協韻。體裁與周詩之載於詩經者相類。其大旨皆頌王在岐山佃漁之事。謂當水清道平之後，王乃選車徒，備器械，會諸侯於此，因田獵而講武事云。詩文中有一句言田獵之日爲丙申，但未言何年，故不能定其爲何時物。後之考據家遂聚訟焉。要之，必紀元前七百七十年前之物也。蓋佃獵之地在岐，而七百七十年後，周始遷都洛陽，以岐雍之地畀秦。故昔之考據家，嘗指爲宣王時物，而近人則證爲成王時物。余亦以後說爲近是。蓋竹書紀年，及左氏春秋皆曾言成王蒐於岐陽。石鼓之作，必在斯時，理之最可信者也。且近日新掘出之周初鼎彝，其字體與石鼓文相同，尤足證明後說之不誤。即此說未安，不能確定其爲成王六年時物。然必爲周代古物，則無可疑者也。案金馬子卿以石鼓爲北周時物。因周文帝爲相。欲革文韋浮。

華之弊。因魏帝祭廟。命蘇綽爲大誥。奏行之。則北周文仿大誥。詩仿小雅。可知。清孫星衍信其說。汪中著石鼓文證闕之甚詳。第三圖所載之石鼓文，

乃十首詩中之第一首也。昔阮元巡撫浙江時，得北宋時之石鼓文拓本。乃重刻於杭州府學，此卽自其上之拓本翻印者也。其文如左。

避車旣工，避馬旣同，避車旣好，避馬旣驕，

君子員 = 邇， = 負旂，麀鹿速速，君子之求。

鎗 = 鹵弓， = 茲以寺。避毆其時，其來趨 = 趨 = 鑾 =，卽避卽時。

麀鹿速 =，其來大塗。避毆其樸，其來迨 =，射其獬蜀。

古時宮殿陵廟之石壁上，嘗刻圖畫，此可於古書中見之。家語謂紀元前五十七年時，孔子至周都洛陽，觀乎明堂，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，桀紂之象，而各有善惡之狀，與廢之誠焉。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扆，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。孔子徘徊而望之，乃顧謂從者曰：「吾今乃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。夫明鏡所以察形，則觀之往古，可以知今矣。」

自紀元前二世紀以後，中國人所著書中，嘗謂古人宮殿陵廟之建於四川湖北山東諸省者，壁間多有陰刻及陽刻畫像；刻天地人物之景，神怪之像，及歷史中之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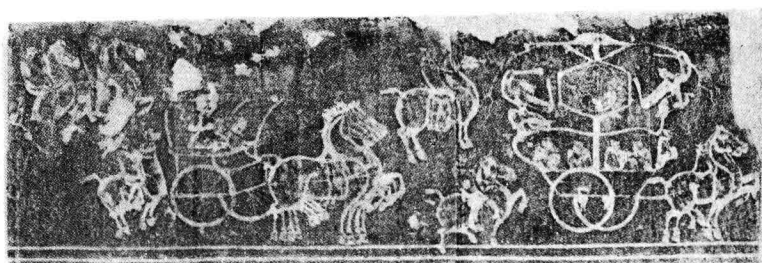
蹟。此類石刻之傳至今者，最善者約有二，皆在山東省。其一刻於紀元前第一世紀；其二刻於紀元後第二世紀。其搨本約八十頁。今風行中國，他金石書中亦有載其全份或一部者。其輸入歐洲也，實自我始。千八百八十一年，余陳於柏林之東方集會（Oriental Congress）中。後在南檻欣東博物院（South Kensington Museum）中影刻其二頁。當時，菲立歐文（Sir Philip Owen）曾勸余悉翻印之，以公於世。惜其事未就。至千八百八十六年，密耳斯（D. Mills）遊其地，見此石陳一屋中，乃百年前當地好古家捐築者也。斯密氏亦購其搨本一冊以歸，贈於英國博物院。至千八百九十一年，沙凡（E. Chavannes）遊其地，亦購一冊以歸，其上且有中國學者之注解。因得教育部之捐助，遂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翻印之以公於世，題曰中國兩漢時之石刻。（S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n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）

漢時石刻畫，在今山東省之孝堂山，在肥城縣西北約六十里。其數共有十，而昔之搨本僅拓其八。案金石索云：第八第九二石，因有神像蔽其前，故不便搨印也。若以之與近世之陽刻石畫相比，則頗覺粗淺。然鳥獸之狀，點綴之景，又活潑生動，近似天然，甚可異也。其上未刻作時年月。惟中國學者就遊人題刻之字，已足證明其爲前漢末年之物。遊人題刻之最早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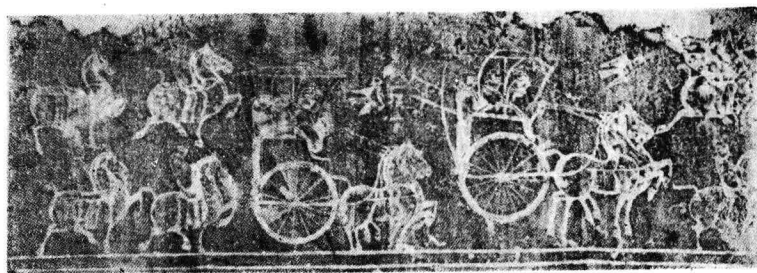
孝 堂 山 石 刻



第 四 圖



第 五 圖



第 六 圖

在第六石上，其文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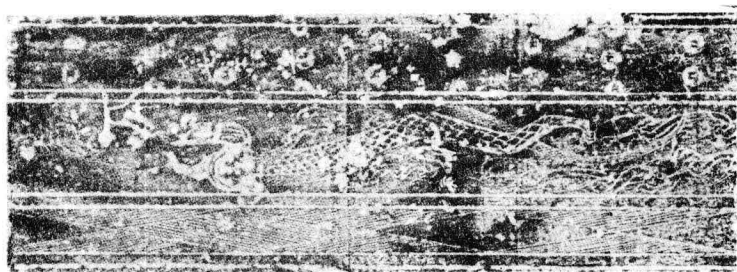
平原溼陰邵善君，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，叩頭謝賢明。

石刻板之大，其拓本吾書不能容。今截取一二，以示其雕繪之風。原石所刻者，有神仙怪獸之像，車馬儀從之圖，歷史野乘中之逸事，胡人被氐戴毳轡弓赴戰之狀態。今本書第四圖至第六圖所示者，僅車騎儀從圖之一部耳。五圖中有大王車，駕四馬，衡上立鳳鳥，韁貫其下。一鼓吹車前導，駕二馬，與內坐四人，吹排簫。前立一人執韁。輿上有蓋，蓋上立二人擊樹鼓。鼓支於車程。兩角懸鈴。鼓上復有頂。前後有若龍首狀者，蜿蜒下垂。擊鼓者一手把持之，賴以不墜。蓋古者行軍皆以金鼓爲號；鳴鼓而進，聞金而退；故此車上備有皮鼓銅鈴也。大王車之後，數車隨之，各駕二馬，如第六圖所示。車前荷戈而騎導者二人，荷戈且帶劍而步導者二人。騎兵之馬，皆具鞍蹬；尾著總結，似今時風。其餘鳥獸紛紛皆點綴之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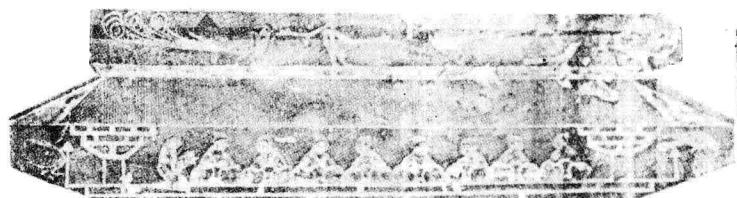
以下二圖所示者，爲孝堂山石刻上神獸靈鳥之像。其示於第七圖者，爲龍，角首而鱗身，狀若蛇。脅具小翅，展其四足，蜿蜒而趨向錢文菱形中雕嵌之鼠，若將捕之然。示於第八圖者爲鳳，狀若孔雀文禽，立於二層樓之屋脊上，飼於猴。其他立於樓右者

爲鷓鴣；立於樓左而俯啄兔者爲鷹。樓中所坐者爲西王母，數侍者圍其左右。

九圖及十圖所示者，乃孝堂山石刻上日月之像，周圍綴以星斗，繪以景象，皆古道家書中所言之神物也。沙凡刊行之書中未載此圖，彼蓋未之見。案中國人所輯金石書亦多未載此像。云爲神所掩。九圖之月，面滿蟾蜍玉兔，身附小點，紋皆凸起，古傳有云，堯時有后羿者，善射之君也，得不死藥於西王母。其妻嫦娥竊而吞之，奔於



龍 圖 七 第



鳳 圖 八 第